



荀子
菱
釋

三

□ 13
3208
3



口 13
3208
3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
贈

荀子卷第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無宐而有用雖於人無

皆有可用入之理必在理得其為人數也人倫竝處

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

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

異也知愚分意可者遂其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

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

讀為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如是則知者未得治

荀子

卷六 富國篇

嘉善謝氏

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羣眾齊等也。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之大欲存焉死以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言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人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待不遺種之類也。

也。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此言不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也。疆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惡職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配也。分謂人各配也。分謂人各配也。分謂人各配也。無禮。婦之父為婚壻之父為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嘉善謝氏。

也。後人入詩作平聲。娉，訛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
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

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

餘，謂雖有餘而不耗損而善藏之。○臧，古藏字。節用，以

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禮裕民以政。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

優饒，務於力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

作故多餘也。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

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

無所臧之。以言多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故知

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

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

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田瘠

以穢，則出實不半。其不得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元刻作無。則必有貪利糾譎

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發人罪也。音矯。此無

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

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

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

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卷注中，不必定依今

論語改中此文。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

證反。○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故天子。旒褱衣冕。旒。古朱字。褱。與

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褱衣冕。

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褱衣冕。

而下如王。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

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士皮弁服。皮弁。謂以

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德必稱位。

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

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量地而立國。謂

王制。天子之縣。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

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

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

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

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

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送死之類。出。出

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之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

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

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

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之幸生也。

省。減也。謂使。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

農夫眾也。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

困窮。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當

本

富國篇

嘉善謝氏

為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也。故美之者是
 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安。安之者是
 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
 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
 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
 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
 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
 貴也。通仁人乃得此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
 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謂
 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
 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
 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
 反。○不求其觀。言非以

此為觀美也。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笙簧。使足以辨吉凶。合
 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
 度而作鄭衛者也。為之宮室
 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謂
 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
 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
 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若夫重色而衣
 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
 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
 用。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
 材與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
 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

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
 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為知讀誠美其厚也
 故為之出死斷亾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出死謂出
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亾也覆蓋蔽也斷丁誠
亂反正文未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
 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
天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亾而愉者愉無它故
 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
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

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輦之役有負在者有
 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徭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
 之云可以歸矣注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
未宋本作云可歸哉撫下故百姓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百姓之力待之
 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
 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父子不得不
 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
 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
 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

富國篇 嘉善謝氏

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有拑挈

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敵之有讀為又拑挈

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敵敗也或

曰靡讀為靡散也敵盡也○案禮記少儀國家靡

敵釋文曰皮切正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

大危亾也汗漫皆穢行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

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

取之也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詩曰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

其經界使刺中殖穀刺絕也中多糞肥田是農夫眾

有畔也

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進事長功進其

長其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

功利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

守宰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

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

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墨子之言昭

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

也患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

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

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

為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一本一株也鼓量
操量鼓數以益鼓謂數度以益量之也禮記曰獻米者
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
疏以澤量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
畜禽獸一而刺車一刺與專同言鼃鼃魚鼈鱸鱣以時
別一而成羣其生使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
皆得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後昆蟲
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覆海皆言多
萬物生其閒昆蟲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
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注螻字誤疑本是蝻字
 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
 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

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
 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
 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
 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如此墨子大
 有天下小有一國諸天子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
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
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
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瘠不能足其欲欲既不
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
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
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莊
大穀郭云穀無潤也義與瘠同穀苦角反
 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上功勞苦與

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養食而治。若是則不威不
 威。則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
 不行。賞字衍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而退，不肖而進，賢者不可得而
 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
 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
 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敝也。天下敖然
 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
 帶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嚙，與啜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
 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

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
 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
 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
 必將銅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銅與彫同。必將芻豢
 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
 漸慶賞。漸，進也。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
 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也。
 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說苑亦作是于也。○正文是于，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
 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
 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

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如河海。水絕也，渾戶本反。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濁，暴暴如丘山。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穰，眾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管磬琤琤，元刻作磬琤，將案說文作管磬，琤琤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

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鬪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鬪為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頓，說文云：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差，奈何薦或為菴。垂事養民，謂施小惠也。○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拊循之，兒語聲也。兒語聲也。兒語聲也。兒語聲也。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瓞。也。丘舉反。以儉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

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
姦人爲治。偷取其譽。僭然要時。務民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進事長功。益上之。輕非譽而恬也。失民。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雖長進。而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無成功也。徒壞。元刻作徒壞。必反。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用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
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爲與。篆文宛字。與與字略相似。遂誤耳。與於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均。平均。辨。明察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己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君國故長人。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買反。說。讀爲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嚮。讀爲響。或曰。三德。卽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

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
明效上之急也○元刻作惟民其勅懋和若故不教
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為是今從之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
 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誅賞
 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或不為屬也誅賞
 罪儉當為險險謂微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
幸免罪苟且求賞也
 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中亦
再令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
日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不奪之也輕其任謂
量力而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潢
使也
 若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善化

化而為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
善者也
 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
心者固
 二則下二矣辟之若中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

為譬中
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
 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
 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
 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
 者危國家也

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觀國之強弱貧
 富有徵。徵驗言其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
 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
 則兵弱。帥與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
 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元刻無攻取二字
 赤芻古赤芻古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
 通用赤芻古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
 物耗費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故田野
 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窳牆四
 也。窳窳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日倉米藏日廩窳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
 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

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
 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
 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
 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潢然使天下必有
 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
 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
 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
 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蹙傾也伐
 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
 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

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德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偽反○舊本不提行今案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當為綦極文當分段。高仇舉也舉崇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也。布衣紉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

能與之爭名。糾條也謂編麻為之麤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在也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其國聲光大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視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軍取其將若撥糴。午讀為迂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糴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糴如以手撥糴也豐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傷補其所敗言所獲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如所也。

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
 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禮節將甚文珪
 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
 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之者則用人往說
 禮讓之士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以則忿之
 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
 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
 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
 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
 頤養也○盤石即磐石旗翼以人皆亂我獨治人皆
 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故仁

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
 而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
 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舊事強暴之國
 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
 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
 文子作約定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戩
 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戩
 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鎰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
 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狀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
 之疆垂以賂之也○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
 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訂之
 則當為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為銖蓋
 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鎰又用禮記儒行鄭注

嘉善謝氏

與說文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
 六銖異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
 後已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
 道得免焉者也碎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
 於頸也寶謂珠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
 逢蒙視詘要撓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
 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腰撓曲也颯曲脚中古獲
 反虛當為虛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
 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言俯伏畏懼
 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
 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
 也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
 有籠蒙目視語君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
 虛句疑有訛字謂其人同力以
 拒大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繁多拜則不
 國也

足以為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
 國安身之術故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
 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百
 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眾庶齊於下上政均平如是則近
 者競親遠方致願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
 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指
 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
 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故曰事強暴之國
 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第六
王制篇第十一
君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利者，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窮極之時，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謂上元刻有也。正文及其綦也。齊潛宋獻是也。潛與閔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潛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故主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利者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窮極之時。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謂上元刻有也。正文及其綦也。齊潛宋獻是也。潛與閔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潛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故主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

荀子

卷七

王霸篇

嘉善謝氏

之者必將道也。道守之以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
 霸權謀立而亾。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慎擇之仁人
 之所務白也。白也明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
 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元
 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正文挈國上元
 故有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樂
 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樂讀為落石貌也其所
 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正文樂元刻從木注作
 樂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祿如玉
 落落如石此注改樂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
 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
 云落然如石之固則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
 非以落石訓樂明矣。○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也。比者皆也。○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
 夏贖刑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
 也。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
 謂若六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
 以義為本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
 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
 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箸之言語。以義論說皆明義也。濟
 皆以義行下孟反。箸之言語。以義論說皆明義也。濟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
 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
 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
 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

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

賞罰使相掩襲無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隙終始如一也

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仲尼匹夫但嘗空言

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

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

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國皆取濟於義湯以亳

武王以鄙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部與鎬同武王

宅是鎬京維龜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

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

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誥信

乎天下矣。諾許也己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

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約不欺也皆知其可與要

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謂不欺也皆知其可與要

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齊桓許救魯衛不遂

滅之為已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

國信之。綦亦當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非本政教也。雖

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伯非本政教也

政教未盡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

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

也。言其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

道以略信之故鄉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待

猶能致霸也。

勞之謹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然上下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始中國其疆能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之能濟義略取信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開張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日寇將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至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謂若陳蔡因遂滅之財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

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國輕之得人心故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得則其極者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故皆薛公使然故用疆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故同言之也故用疆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故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絲絲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絲絲貌引讀為朝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於他國為權詐也故疆南足以破楚秦史齊閔王三十三年與淮北西足以誑秦魏史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敗燕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王死及以燕年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流者存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
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
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
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
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
親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之謂也
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
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
流者無一焉而亾無一賢人若厲王
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亾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
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

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
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正
各本作故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
今從宋本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
之則存不為則亾此之謂也為為禮也○正文不為
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
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
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
將何用哉○正文由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
字從宋本與猶同
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
之臭禮記曰佩容臭

王霸篇 嘉善謝氏

綦極也。綦或為甚。傳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寫誤耳。佚安樂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無其具，則五綦者
 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
 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宋
 本恬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
 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
 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
 得於治國之，聞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
 中樂並音洛。聞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
 可勝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

乃得死也。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
 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
 其道守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
 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積日而
 使條理詳備，一日如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
 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
 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
 也。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
 鄉方而務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為
 務，不敢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若是
 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
 功。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

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怒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虞王也日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賴莫甚焉謂諸侯也

以是者承上句云詳非也

精神竭耗如是則雖臧獲不肖與天子易執業臧獲也方謂之臧匹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執業權教事業也○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以為是縣天下四海何故必自為周禮其無婢字以是懸天下之重一四海為之者役夫之是大何故必自為之墨子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

則天子共已而已其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也出若入若天下

莫不平均莫不治辨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

事或曰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

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

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

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道足以壹人而已

矣故其道足以齊壹人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

我而適它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

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循其舊

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

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賢士一焉能

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

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

事業是天下之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

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

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

蒙善射故善者服之嘉善謝氏

○案史龜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鼉鼓
 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
 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王良造父者善
 服馭者也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
 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不服而執
 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
 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欲得善馭
 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
 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其用知甚
 簡用智慮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
 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

也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
 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
 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
 也案正文物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
 謝元刻無甚高謝與榭同○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
 謝甚高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
 園圍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制度
 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
 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
 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實諸深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
 室也

法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
○景俗作影嚮未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
 而有是者也故入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
 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厭焉
 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為閒愉樂也或讀心好利
 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
 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
 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岸
 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辜讀如以媾茶蓼之媾牢
 與漢書上媾轅釜之轅義同皆料理幹運之意也
 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
 也引此作皋牢皋人苟不狂惑慧陋者其誰能睹是
 俗作皋亦轉為皋

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
 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
 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所以不合
 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
 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若是則
 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
 業還起復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
 美焉者乎○元刻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以
 察如此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
 之言也○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
 者夫哀哭之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

嘉善謝氏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顛。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此亦榮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

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誠謂求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

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亡。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甲兵宋本作元刻。用兵今從元刻。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是無它故焉。四者竝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

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_不理者如蒙未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
 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
 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
 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
 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然後皆內自省以謹
 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白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
 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正文然
 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
 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
 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
 則天子其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
 下故皆勸勉
餘並已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
 使條理平正
權制物使稱於
 用稱尺證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
 祭械用皆有等空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
 係役者也械用
器用也皆有等空
 皆得其空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
 度數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
 度量今從則是官人使吏之事
 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
 役之吏數闕數也大君子
謂人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
 也當丁浪反所
 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
 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
 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

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
 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
 當為君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
 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
 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
 之當也當皆丁浪反為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
 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
 伯讀為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與簾
 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也泰與
 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

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賢也知者易為之
 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
 其餘皆不足為之言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
 也道行也必行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
 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音智
 下如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守多謂自在主百事
 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者多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
 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
 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

是過者言長絕也猶不及者雖求為小不可得之意

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聞讀為閑，碎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
主道治近不治遠。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猶不及也。僻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辭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

藏版

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荒是奸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
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

本元刻並作用

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

荀子

卷七 王霸篇

七

嘉善謝氏

死者疆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
 得者亾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
 謂亾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
 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
 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為爵服賞慶以申重
 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
 保赤子潢與混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謂衣食也使民則
 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
 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
 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亾而不愉者無它故焉

潢流之誤荒大也註
 非也

不愉不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
 以先之突陵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
 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
 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
 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疴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疴疴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
 豕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擲也藉踐也
 錯之作投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
 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
 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其復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也。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若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義以不隆禮義為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

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義節忠職分，敬節。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重其秩祿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可使不貪也。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女奴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也。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日質，短日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

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楷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楷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縣鄙將輕田野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

皆給也。百工忠信而不楷，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藏版

荀子卷第七

下總狩野温校字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第十二

○此卷各本皆無法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亾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亾。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荀子 卷第八 君道篇 嘉善謝氏

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御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噴京房作噴太元磻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噴也皆訓情此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當作情實解

○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而勸上之刻作勤故藉斂息費事業息勞寇難息死城郭不

待節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

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脩飾，元刻作脩勅案，飾與飭勅古皆通用。勅音賚。然漢已來亦卽作勅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待俗間本作侍。

其使下

也均徧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

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

方。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君

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

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

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

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

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

胥時而落。胥須也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

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

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

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
 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
 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
 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
 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
 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
 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
 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維藩。大師
 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佒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
 也。善藩飾人者也。善養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養生養人者。
 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亾。而天
 下去之。夫是之謂亾。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
 亾。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養之也。
 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
 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宐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琬琰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間本作術。聖王財行以明辨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

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儉，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四朕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

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眾人之座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循作脩○元刻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

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
 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
 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
 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
 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
 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
 元○流惰疑即流淫刻○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
 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
 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
 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
 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
 及○字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
 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亾
 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
 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
 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

欲存俄則凶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矢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

齒 倜 然 一 高 舉 兒

齒相泥 物相促

曰：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

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墮矣。齟當作齟與齟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

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

而用之。兩是子，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

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

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

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

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

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

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

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

待優者
雅強相
山登相特·意田小

卷八
藏版

欲存俄則凶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矢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矣。翻同韓詩外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

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

君道篇
嘉善謝氏

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未本通用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

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即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道也。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元刻脩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元刻此下三十二字。

